

柳田国男选集

# 巫女考

[日] 柳田国男 著 姚奕崃 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巫女考

〔日〕柳田国男 著

姚奕崴 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女考 / (日) 柳田国男著 ; 姚奕崴译. --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621-8655-7

I. ①巫… II. ①柳… ②姚… III. ①巫术—研究—  
日本 IV. ①B9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5286号

## 巫女考

WUNÜ KAO

---

[日] 柳田国男(やなぎたくにお) 著 姚奕崴 译

出品人: 米加德

总策划: 卢旭 彦吴桐

责任编辑: 段小佳

特约编辑: 沈琳彦 刘杨

装帧设计: 谷亚楠 朱海英 陈雅欣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 400715

http: //www.xscb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 023-68868624

印刷: 重庆紫石东南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 80千字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6.25

版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8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21-8655-7

---

定价: 32.00元

## ◆ 目 录

“巫女”这个词	001
神谕业者	023
神谕与祭祀	033
惠比寿下凡，稻荷下凡	049
御白神	067
池袋的掷石子和飞驒的牛蒡种	081
蛇神、犬神等	097
箱石和笈冢	113
赖政之墓	129
神子之夫，修验之妻	147
持杼之女	165
结论	183

## “巫女”<sup>①</sup>这个词

在我的故乡播磨，有两种女性会被称为“巫女”。一种是附属于规模较大的神社的巫女。她们平时住在神社里，每到祭祀时，不仅会列位于迎神队伍中，还会在神前摇动铃铛，载歌载舞，烧汤问卜。人们可以直接称她们为“巫女”，但一般出于尊敬会称呼她们为“巫女大人”<sup>②</sup>；另

---

① 原文写作“ミコ”，这个词也可标记为“巫”或“御子”或“神子”。——译者注

② 原文写作“ミコハン”。——译者注

一种则被称作“叩巫女”<sup>①</sup>或“传谕巫女”<sup>②</sup>，她们一般都是远道而来的异乡人，人们也不知道她们究竟来自何方。这里的“传谕”是一个很古老的词语（据说出自《台记》，久寿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条目），是指从眼前的巫女之口听闻与世隔绝、无法接近的神明或先人的语言，也就是祈求神谕，故将其中担任中介的女人称为“传谕巫女”。现代的“叩巫女”所做的也同样是传递不在场者言语的工作，只是那些附体者通常都是所谓的生灵或亡灵，也就是生者或逝者，一般都不会是神灵。曾有巫女试图召唤虎年生的男性亡灵附体并在心中默念武田信玄，结果亡灵借巫女之口声色俱厉地怒斥道：“区区百姓，居然敢召唤武田信玄，真是可恶至极。”但如果能亲耳听到远在天涯音讯全无的

---

① 原文写作“タタキミコ”。——译者注

② 原文写作“口寄せ”，与“タタキミコ”同义。她们通过招魂和通灵之术用自己之口表达神灵或其他亡灵、生灵的所想。——译者注

朋友或刚刚离世不久的亲人的话语，想必是令人动容。我自己也曾有几次亲眼看到，在场的妇人无不呜咽啜泣。虽然不知这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秘密，但应该也有一定道理。不论那人是男是女，巫女都能准确无误地回答相应问题。因此即便是在今天，即便那个传谕巫女只是一个形同乞丐的妇人，托她通灵的人也络绎不绝。

在东京附近的语言中，“巫女”这个词仅指前文中第一类女子。而春日、严岛神社前，那些动不动就被西方游人拉住合影，白衣翩翩红裙曼妙，摇铃起舞如花似玉的少女们也被称作“巫女”。东京人为了便于区别，便将能通灵传谕的那类巫女称作“市子”<sup>①</sup>。然而十里不同天，在一些地方恰恰相反，隶属于神社的巫女被称作“市”或“市子”，其中京都和大阪地区就是如此。在常陆的一部分神

---

① 原文写作“イチコ”。——译者注

社里，参与祭祀神事的人都被称为“大市”“小市”或“市子”，亦有被称为“宫市子”的。据说这些都是专属女人的职业（《常陆国志》）。此外，土佐众多的神社里所谓的“侷”<sup>①</sup>也同属此类。其住所被称为“侷屋敷”，男性担当神主<sup>②</sup>的话则被称为“侷太夫”（《诸神社录》）。东京等地所说的“市子”在江户时代的公文书中写作“梓巫”或“梓神子”<sup>③</sup>。当然，地域不同，名称也各式各样。现如今，如果把职业大致相同的女子也视为梓巫的话，单说“巫女”就是指传谕巫女，而侍奉神灵者则被称为“市”（《贱者考》）。据京都的说法，梓神子就是大原神子（《物类称呼》），这里所说的“大原”即为丹波国。她们通常住在京都角落，由男人负责背包袱敲鼓，自己则摇铃绕民房而行（《人伦

① 日语片假名写作“イツ”。——译者注

② 仕于神社祭神的人，亦指神职人员之长。——译者注

③ “梓巫”与“梓神子”的片假名均写作“アズサミコ”。——译者注



训蒙图汇》），而且看似还兼职“荒神祓”<sup>①</sup>。在某些地方，传谕巫女甚至还会集中出现。例如京都北野等附近，以及江户的龟井户，大阪的天王寺村，还有諏访附近的信浓巫，等等。丹后与谢郡城东村大字波路也出过巫女，据说这是日本最早出现的巫女（《宫津府志》），但今天已经断代失传了，只听说在但马某一地方还生活着她们的后世子孙。

上州高崎有个地方叫作新町，周边住着三四户“神事舞太夫”。他们的妻子多是梓巫，当地人称她们为“县”<sup>②</sup>（《高崎志》）。“县”其实是《庭训往来》中提到的“县神子”<sup>③</sup>的略称，同样也是一个古老的词语。一说，之所以将各国巫女称作“县神子”，是为了将其与古代生岛、足岛以及坐摩巫、御门巫等侍奉朝廷的御巫区别开来，是一种针对

---

① 即每月月底祓除灶台晦气、罪恶，通常由巫女进行。——译者注

② 原文写作“アガタ”。——译者注

③ 原文写作“県神子”，片假名写作“アガタミコ”。——译者注

民间巫女的称呼（《祠曹杂识》第三十七卷）。倘若“县”意指乡下的话，这个说法应该也没有异议。其实，未必仅限于宫中服务的御巫，隶属于大神社而接受系统管理的巫女也同样会轻视那些行事自由但学识浅薄的同行。她们把这些人戏称为“田舍巫”，就好比是把不接受本当二山领导自行修行的人称作“野山伏”<sup>①</sup>“山守山伏”或是“愿人山伏”，或是把对京都、江户的检校<sup>②</sup>不敬的琵琶法师叫作“盲僧”或“地神经读”，不承认他们是座头，等等，不外乎是一个道理。《月之出羽路》第四卷记载，羽后仙北郡榑冈曾有一位颇负盛名的县神子，名号白神女<sup>③</sup>。可

① 山伏即为山中践行修验道的修士、修行僧、修验者。修验道又叫修验宗，是日本独有的一种宗教，混合了日本的山岳信仰与佛教信仰。——译者注

② 日本中世至近世时期，琵琶法师团体“当道座”分4个官位，地位最高的是检校，其余依次为别当、勾当和座头。后用座头指代以弹唱、按摩、针灸等为业的落发盲人。——译者注

③ 片假名写作“シラカミメ”。——译者注

以猜想这是一个巫女的名字，但据《里见寒话》第四卷记载，在甲州到处都有家族号称自己是白神传人，不过他们一般多被世人所厌弃。此外还有证据可以证明“白神”其实只是此类人的别名。传喻巫女大多都是双目失明的女子，在奥羽<sup>①</sup>地区一般将她们称作“潮来”<sup>②</sup>。据说她们也被称为“守子”<sup>③</sup>或“御神大人”<sup>④</sup>。无论是潮来还是守子，从词义来推断，职业都是侍奉神灵，但相对于祈祷工作来说，似乎更侧重于预言。“守子”一词也传到了关东地区，但如前文一样不可一概而论，不同地域，其含义也多少有些侧重差别。在同样地处奥州的会津或白河，通灵的巫女

---

① 奥羽是日本的令制国中的陆奥国（奥州）和出羽国（羽州）合成的地域，基本上跟现在的东北地区一致。——译者注

② 原文写作“イタコ”，多为目盲或视力不良的女性。——译者注

③ 原文写作“モリコ”。——译者注

④ 原文写作“オカミサマ”。——译者注

被称作“若”，即“若神子”<sup>①</sup>中的“若”，但其含义与“巫女”完全相同，稍后我会对其进行详述。此外，最近我还了解到，石见国将其称为“御教”<sup>②</sup>，伊豆新岛则将其称为“神谏”或“步巫女”<sup>③</sup>。似乎也有一些地方称之为“竹叩巫女”<sup>④</sup>或“大弓”。只要下功夫搜寻还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的称呼，实在是引人入胜。琉球将这一类妇人称作“游沓”<sup>⑤</sup>，我相信这个词与“市”或“市子”也有着必然的联系。

正如前文所述，在神社工作的女人被称作“巫女”或“市子”，但以替亡魂或生灵传话为职业的女人也被称为“市子”或“巫女”，从名称上无法将她们区别开，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恰恰印证了二者出自同一源头。

① 片假名写作“ワカミコ”。——译者注

② 原文写作“オシエ”，此处取神之教诲之意，译作“御教”。——译者注

③ 原文写作“ヤカミシュ”。——译者注

④ 原文写作“ササハタキ”，即“笹叩き”，意为“叩竹”。——译者注

⑤ 原文写作“ユタ”。——译者注

但如果以今天的社会状况来将二者一视同仁的话，恐怕神社的巫女不单会恼羞成怒，甚至还会心生怨恨。发脾气尚且好说，招来巫女的怨怒着实有些恐怖。早在中世时期，被巫女怨恨而家破人亡的案例就已经层出不穷。上流的巫女之所以与那些同行不可相提并论，主要是因为二者长久以来的相互隔绝。尽管她们也从祖上继承了房产，成为落户当地的望族，但其地位却依然类同乞丐，说白了这还是不可轻信巡游旅人这一旧思想余孽所致。从职业层面来看，神社的巫女不再传达神谕的变化还是近代之后才发生。这一情况将会在下一章进行详细讲解。而所谓田舍巫传诵世俗之人的谕旨，也不过是因时制宜而已。例如越后就有一个名叫万日的老巫女，她接受各村镇的委托，用汤卜或叩竹等方法让神灵附身，从而预测每年丰收、歉收等情况（《北越月令》）。除了招魂前前后后的祈祷祭祀外，此类妇人参与平民百姓的祭祀活动可不在少数。例如京都的大原神

子举行荒神祓仪式，绕行各家，江户的梓巫居家履职祓除釜鼎，分发贴在锅釜上的纸模型“青祓”，在正月发放猿猴牵马图案的绘马札等等（《寺社捷径》）。另外，在神社巫女所宣称的不同之处中，还提到了自己的日常职责就是侍奉神灵，但叩巫女却和神社没有半点关系。不过这一看法实在不妥。的确，传谕巫女把成千上万的天神地神挂在嘴上，甚至还要高声歌颂佛与菩萨的名字，生怕不足以取悦它们，但实际上这与各个神社的神主把神灵写入祝词的做法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况且自己全心全意侍奉的神也仅有一尊而已。大概谁都看得出来，这些人平时随身携带的秘密箱子里放的肯定不会是祭祀用具，里面其实就是神。至于是什么神暂且不议，总之无论她们醒着还是睡着，神灵是片刻不离身的。一些传谕巫女还会用包袱皮把箱子包起来。东北地区的潮来会把神灵放进竹筒，再把竹筒收入锦囊挂在胸前。上野博物馆就保存着一个，就是我们今天

所说的护身袋，过去用于祭祀作法。或许她们是世上最亲近神灵的女性了吧，神社巫女们反而与神灵渐行渐远。当然，这样说势必会招致一些人的激烈回应。日本民族所信仰的神灵有无数种，甚至包括猿猴神和蛇神，但是占据了广阔乡村的守护神与为人所崇敬的正宗神灵毕竟还是不同的。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即便是县神子侍奉的神，往往也是扎根于某地，未必始终漂泊无依。如果能在固定的土地上得到祭拜，那就能建立祠堂，守社的森林也终会枝繁叶茂。神的尊卑、大小是极为复杂且重要的问题，宗庙以及历代神祇，更是无法穷尽比较的。而其他诸如自太古时期祭祀地神到如今的神社，其现存的信仰及祭祀仪式也经历了数次重大变迁，如今已无法重塑原貌。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在过去的祭祀活动中，巫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而大神社与小祠堂之间应当具有相当多的共同点。我钻研的目的，正是想尽可能让这一点更为明了。

我想先从“神子神”和“御子神”开始谈起。“巫女”和“神子”“御子”在日语中的发音是同样的，这是一个线索。今天的神子神也好，御子神也好，都属于“藪神”。其祭祀场所与其说是森林环绕的神社，不如说是一座大冢<sup>①</sup>。据我所知，美作、备前、备中、伊予、土佐等地都有很多这种类型的祠堂。至于是可以满足人们什么愿望的神灵如今已不可考，但或多或少还是与其他神灵有些区别。例如备后的福山神灵领地，每年六月和十一月的十三日都会供奉神酒，高悬明灯，以红豆饭、醋拌凉菜祭拜御子神。酿酒或贩卖醋、酱油、曲种的家庭会对这个祭祀格外用心，祭祀时仅限家里人，外人不得参与。据说如果不小心未能按时祭祀，身上便会生疮（《风俗问状答书》）。也就是说，这尊神并非村神而是家神。土佐的韭生、丰永、本山

<sup>①</sup> 冢在日语中写作“塚”，有坟墓的意思，也可以指土堆。



等山村中一些继承神职的家族，都会遵从祖制供奉御子神。在那些家庭里，如果有人去世，要把此人奉为御子神的时候，会预先通知旦那寺，亡父某右卫门日后将成为神明，所以不要在过去账<sup>①</sup>中登记。如果当时有人没打招呼，那么在三周年忌或七周年忌做法事的时候，也要从过去账中除去法名，并把牌位丢在墓地，不扔牌位便成不了神。若是这些都做好了，那么当年十一月，氏神祭祀之日神事活动结束后，亡者就能成为神灵。如今一提到敬奉某右卫门为神，其子孙后代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便会聚集一处，将村长请于上座，从两三名或四五名太夫中选定一位本主太夫，挥舞白色币束，举行“立食”<sup>②</sup>仪式。在世时不行恶事的正派之人，只消一次仪式，就能立于神座，而诡计多

① 寺院里记录亡者俗名、法名及死亡年月等的名册。——译者注

② 原文写作“夕テ食え”。——译者注